

7 5426/315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9 1942

隱秀軒文閣集目錄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太公文

祭同年龔圓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隱秀軒文閣集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兩若閱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

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

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

祭文一

一

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
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
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
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惘者
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
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
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悸
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悸真夢

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
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
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
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
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
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
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
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

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
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
生之言哉某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
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
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
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

機鋒相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
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
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師友之道
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
者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
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
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立可就而
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廣處恒

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
恒欲其定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
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其渾察先生平日神
意議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呼時事
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
今世頗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
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

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
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
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
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
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
遺先生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
方今景象底滯痿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

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其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條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生在此

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各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於數日死而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者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

人之云亾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子而感一日問某日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恩先

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其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叅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

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饑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於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舍斂

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乎痛哉天平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於溫陵林明府而同紉於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於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峭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

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敬舌
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與言
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
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
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
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
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羣而余性疎子
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

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欺余未嘗不以
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爲規戒子
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嫉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
者所悲而爲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
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
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

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
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
何可奈何子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
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
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
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
可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於道
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
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其
聽而記余言

告亡見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五日見肆夏蓋亡十四
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
存兒聲兒紙墨未乾本汗未燥席温未寒履
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
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

郡邑應有司試也况然不省見亡時時聞見
母哭聲於帷聞裁楮招魂爲見作冥薦出循
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
亡見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
見亡也見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亡
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哥呼
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真
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

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
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强健聰慧老成沈深
縝密孝慈淵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
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
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
死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
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矻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二日而卒

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朝
我閔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
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
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
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
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子
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
閔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十

芥如猪狗不是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
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去而未收其長且
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疎眉修膺映麗志
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
使材巫里咸剪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
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平冤哉痛
哉予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女不驕
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

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爲功名熱中之人且精
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
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遊戲文史逍遙玄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
游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
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厲禁侍
者不予知籍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
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遊吁

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
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
遊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
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
往因有倫存脊有原有委脩然了無挂牽似
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
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人去且復
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

為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
 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
 吾不能女拔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留若猶受
 生人間在人間為人子與為余子等子為汝
 父與他人為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為娛
 反真為樂子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
 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遊戲人間數
 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為再來人乎汝唯

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
 我在招我我來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
 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
 真為天曹冥司執不得來抑受生人間也汝
 以汝為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
 人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顧況
 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况悲思不已且哭

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戚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女魄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遊女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道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免求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找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取兒其聞之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偕弟恮快

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酌其靈而自爲贊饗之
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
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
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內具識鑒當公在日
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遊
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
言而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
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

之門登其堂久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澤然
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
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
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
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
衣冠喜出迎酣暢謔浪之聲達於外而公歿
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
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值公之

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爰其靈若有所
待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
予之效也公達於生死者今日登公堂不復
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聞其酣暘謔浪之
聲者吁嗟斯深於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
吾言乎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揚
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預刻
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
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卽其命彼可彼囚
於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
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
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
應子亦不應予亦不問嗚呼哀哉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
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
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
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且暮事耳
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忍
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且暮之頃
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
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
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
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於
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
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
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
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隱秀軒文閣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自題詩後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誌冊子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二則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題酒則後四條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題跋一

鄭季卿採木行引

或曰鄭子少年儁才不得志而為瀘州倅鄭子蓋以官為戲者今觀其採木行感事刺時何言之絕痛而悉也豈其身任事中者耶以

是知鄭子非以官爲戲者也歌行指目時事
與他作微異要在雜以風謠俾可觀採若少
陵春陵行是也彼五言也近李獻吉有士兵
莖豆餘千等行則七言然篇差短鄭子累千
言無顧瞻湊泊之勞吾以見鄭子詩法焉然
三殿災本以示警而採木以三殿爲名開權
紛紛又以採木爲名由是言之三殿雖勿災
焉可也

自題詩後

李長叔曰汝曹勝流惜胸中書太多詩文太
好若能不讀書不作詩文便是全副名士余
憮然曰快哉快哉非子不能爲此語非我不
能領子此語惜忌者不解使忌者解此語其
欲殺子當甚於殺我然余能善子語決不能
用子語子持子語歸爲子用吾異日且用子
語數日後舉此示友夏友夏報我曰長叔語

快子稱長叔語尤快僕稱長叔與子語快者
 語亦復快夫以兩人書淫詩癖而能嘆賞不
 讀書不作詩文之語則彼能為不讀書不作
 詩文語者決不以讀書作詩文為非也袁石
 公有言我輩非詩文不能度日此語與余頗
 同昔人有問長生訣者曰只是斷欲其人搖
 頭曰如此雖壽千歲何益余輩今日不作詩
 文有何生趣然則余雖善長叔言而不能
 長叔決不以我為非正使以我為非余且聽
 之矣

題魯文恪詩選後二則

觀古人全詩或不過數十首少或至數首每
 喜其精而疑其全者或不止此其中散沒不
 傳者不無或亦有人乎選之不則自選存其
 所必可傳者而已故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
 也向使全者盡傳於今安知讀者不反致崔

信明之譏乎予喜誦鄉先達魯文恪詩文庚戌官燕曾從其孫雖寧令乞一部欲選之為湯嘉賓太史索去遂不果壬子譚友夏選刻之金陵至九十首精矣該矣予讀之喜焉敬焉有弘正名家所未能入其室者使予讀文恪全集固未必其喜且敬之至此也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一為之潛移而不知然則友夏雖欲不為文恪功臣固不可得也或曰作者如文恪而後之選者不必如友夏若之何予嘗與友夏言矣莫若少作作其所必可傳者選而後作勿作而待選可談何容易哉

又

詩文多多益善者古今能有幾人與其不能盡善而止存一篇數篇一句數句之長此外皆能勿作即作而能不使傳使後之讀者常

有其全決不止此之疑思之惜之猶有有餘
不盡之意焉若夫篇與句善矣而不能使其
不善者不傳於後以起後人厭棄而善者反
不見信此豈善爲必傳之計者哉故夫選而
後作者上也作而自選者次也作而待人選
者又次也古人所謂數十首數首之可傳者
其全決不止此若其善者止此而此外勿作
正予所謂作其必可傳者也此其識其力古
今又能有幾人乎

題唐李供奉降筆書首楞嚴石刻卷

新安程朗仲異人也生而慕仙道好精物隱
至破產苦身不悔忽有仙人神附之自稱唐
供奉李太白先生落筆爲詩文無一近語絕
非世俗神言比也書法精甚真草惟意筆筆
出於鍾王又持妙於畫自云從王中丞學之
古澗澹遠情法爛熳予親見其用銅尺橫長

二尺從者長尺有咫竅從者之兩端裁筆焉
兩人微用指掖之以作書畫游移墨池中悠
悠然亭亭然想見古人用筆運腕之妙非苟
而已也又前於袁廣文小脩齋中問予姓字
極服予所選詩歸謂不錄清平詞三絕爲是
其虚心如此凡此皆文人事也又書丹於石
作真書首楞嚴經一部予聞而稽首言曰世
之論太白淺者以爲文人深者以爲仙然楞

嚴經中以文士爲應類猶墮傍生仙則進於
是矣報盡仍離六道夫文人學仙與仙人學
佛其願力不甚相遠太白仙去千餘年而以
筆墨金石爲人間作佛事蓋文人之業以仙
懺之仙人之業以佛懺之其精進何有窮時
予又聞人有死而修仙者其法曰太陰鍊形
太白死而歸依淨土是亦佛法中之太陰鍊
形也益愧予之神其詩文書畫者之淺耳觀

明仲書楞嚴經自度度人其亦曰有此破產
苦身不悔之志豈惟作仙進而佛焉可也此
太白佛心也

題潘景升募刻吳越雜志冊子

富者餘貲財文人饒篇籍取有餘之貲財揀
篇籍之妙者而刻傳之其事甚快非惟文人
有利而富者亦分名焉然而苦不相值者何
也非人也天也奚以明之貲財者造化之膏

脂篇籍者造化之精神浚膏脂以洩其精神
此其於事理兩虧之數也人不能其而造化
肯聽之乎故曰天也嗚呼此貲財之所以益
蠹而篇籍之所以益晦也友人潘景升著書
甚多所緝三吳越中雜志事辭深雅心力精
博蓋地史之董狐也募刻於好事者而多不
能給予謂此雅事也昔揚子雲作太玄蜀富
人贖錢十萬求載一名不許今開口向人已

出下策矣况言之而不應乎錢受之日今天
下俚詩惡集闖咽國門此其剗剗之費豈非
貲財所爲乎予曰此非造化精神所存也無
損於精神而徒用其膏脂虧其一焉或亦天
之所不甚忌也

摘黃山谷題跋語記

題跋之文今人但以遊戲小語了之不知古
人文章無衆寡小大其精神本領則一故其

一語可以爲一篇其一篇可以爲一部山谷
此種最可誦法如書贈韓秀才則曰治經之
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禮義而已一言一句
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
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書胸山雜詠
後則曰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
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
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間曾次釋然而

聞者亦有所勸勉書鮮洪範詩後則曰今觀
鮮長江之才可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
盡其才名不聞於世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
過也跋浴室院畫六祖師則曰人有懷道之
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跋東坡畫石
則曰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晉文公
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
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

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
以不王也跋東坡書則曰學問文章之氣鬱
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書贈卷後則曰學書
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
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
少只是俗人耳跋自臨東坡和淵明詩則曰
翹叟屢索此卷恐爲人盜去夫不疑於心物
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季康子

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
哉書贈陳繼月則曰惟用心不雜乃是入神
要路跋范文正公帖則曰用筆實處是其最
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腕皆入
古人法度中跋王荆公禪簡則曰余熟視其
丰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
世之偉人也書舊詩於洪龜父則曰龜父筆
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

克已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
書稽叔夜詩與姪榘則曰視其平居無以異
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題元
聖庚富川詩則曰聖庚以王事行忘鞍馬之
勞而以詩句賞江山可謂能不息者也題楊
道孚畫竹則曰庖丁解牛梓慶銷鑢與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同一樞紐題張仲謀詩後則
曰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弟故聲和平

看山谷題跋當以此數條推之知題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領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發之落筆極深極厚極廣而於所題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義未嘗不合所以爲妙

又

東晉崇尚任達膚者題之曰韻曰不俗其濫而無檢至謝幼輿極矣然石頭對王處仲數

語勁氣直節足以折亂賊之萌陳玄伯不能過之正黃魯直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不得古人所以不可奪而漫然竊其任達之似以求韻求不俗豈不遠哉每讀蘇黃遊戲翰墨中忽出正語使人肅然敬戒凜然不可犯輒以謝幼輿事思之惺又題

題默公廬山結社卷

謝監自許生天在後成佛在前蓋緣胸中有

慧中文人四字耳此四字尚未能出脫遠公
安得而不拒之哉予嘗笑文士自視太高而
佛以爲應類未離六道陶公飲酒賦詩采菊
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爾時已置身廬山之外
茲山面目久落其眼中矣遠公欲其入而攢
眉不肯夫惟不肯遠公所以益欲其入由此
觀之世之求入者皆遠公之所不與也天下
事有機緣莫不皆然老默視社中諸人於陶

謝二公何居吾亦以觀老默所謂二兒之優
劣乃樂衛之優劣也

題酒則後四條

一之神旣船騰錯雜杳囂喧神一亂便減歡
情加以矜莊更離真境善飲酒者澹然與平
時無異其神閒也曹孟德臨戰如岡欲戰淝
水之役安石以圍棋賭墅對之飲中何可無
此神字

又

二之氣禽之制在氣故能以小伏大酒場中
若無雄入九軍之氣卽百船一石喉間不無
茹吐之苦余嘗持巨觥向座客搏戰一時酒
人色奪而平日傲杯訢爵之人亦頓自鼓舞
思奮酒場有此差亦可廉頑立懦

又

三之趣沈湎委頓不爲不苦而昏夢號呶亦

復安知此中之樂無飲中之苦而有其樂惟
妙於醒者知之至於出沒有無半酣者尤得
其妙太白云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此爲
徒醒者言耳妙於醒者反是

又

四之節惟酒無量不及亂從心所欲從容中
道聖之時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居然孔氏
家法直以自然故能妙中

題血書法華經

每見頂骨念珠血書經爲之骨驚古名宿不
難以其身徇法堅人信心如此持此心以事
君親剝心捐脰可也此卷是僧元明所書序
爲仁宗皇帝親製皆書御諱惺嘗謂佛法
尊信本朝最有力而其迹不露大聖賢作用
與前代梁唐之主不同

隱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餘集目錄

題跋二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跋坐位帖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題馬士珍詩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題靈谷游卷

題胡彭舉為蔡敬夫方伯畫卷

題仙游潭

題焦太史書卷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民李端叔范文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叅寥諸帖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於烏絲箋冊

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手札

事

題宋榻黃庭經

題五弟為予書游牛首古詩二首

書所作中元三疏卷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跋袁中郎書

書宋板世說新語

題祖像碑記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題貝葉畫

跋黃大癡畫

隱秀軒文餘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題跋一

閱聖教序廟堂碑聖母坐位四帖

古法帖無妍拙放斂其下筆無不厚者厚故
不易入所以能傳試取古帖中數字極朴而
無態者一臨之才覺有一二分似處即佳矣

而彼其朴而無態者自如人反不以爲佳此所謂厚者也吁豈惟書古人作文作事莫不皆然甲寅二月十九日守風湖口閱此四帖偶及之

跋坐位帖

唐人學書最重右軍雖以旭顛素狂其合處往往有十七帖情法是以無佻卜之習今觀魯公此帖無一筆不從蘭亭聖教中出雖極

勁逸而筆墨內外隱隱隆隆常有裴褻宋人書似多祖子敬米覺尤甚然吾師雷何思太史平生多做米書而予所藏手札八道筆筆出於坐位然則今之從佻卜處求米者又似未覩米書者也夫米書乃云飛翥沈著矣

題吳康虞逸初堂法帖後

吳康虞刻逸初堂法帖自二王以下皆從墨蹟鈎出雖列初發劔而玉未離璞深淳可愛

康虞精心裁鑑又妙莊嚴鈎刻必購好手然
吾聞董太史嘗語人云吾寶鼎不如戲鴻蓋
戲鴻刻手頗樣婉婉尺寸不逞筆意俱在而
寶鼎出吳中巧匠以意爲鋒務求刻露其於
淳古之意或反失之予深味此語夫得不在
工而失不在拙合之于守而離之于變遠近
雅俗之間有難言者康虞其曰意審之

跋所書米元章閱書帖示友夏

余嘗謂不善書人不宜輒書他人詩文示人
非直避小史之譏書他人詩文觀者便略其
詩文而專求其書隱然以書家來自處故不敢
耳余書他人作實從此紙始迺友夏見過覩
老米此帖喜其文詞工放故錄此奉寄友夏
方寓書詫余真書之進見此勿曰此吾驕灌
夫罪余矜局時時有之或有以自信初非人
言所能驕也

書所與茂之前後游處詩卷

予已酉與茂之晤金陵也予往庚戌與茂之晤燕邸今年壬子與茂之晤於楚也茂之往游覽棲託皆以日月計合離離三番寒暑四易茂之客予山園出此卷索畫其前後詩予後日之視今日詩也進退去留不可知但由今日視前日詩其慙悔者多矣豈強書之作聚散中一部年譜可也

題馬士珍詩後

予既爲詩贈馬郎矣頃之其從兄金吾君來言馬郎能畫匍匐時畫地作山水右丞云前身本畫師此說非也良是山水宿因未盡心惟日想故習復生嘗聞畫者有煙雲養其胸中此自性情文章之助昔人怪孫興公神情不關山水而能作文明山水之與文章相發也世未有俗性情能作大文章者馬郎性情

在山水間發爲文章事業自當入妙寄語畫
師勿以爲戲而戒之藏脩餘日使之伏習成
家亦可消閒止逸異時予衰不出遊馬郎讀
萬卷書行萬里路後應作真形圖寄我山中
鼓琴動操四壁皆響是馬郎相對時也辛亥
十月八日止公居士題

題胡彭舉畫贈張金銘

此金陵胡彭舉寫寄予者也予所得彭舉畫

頗多而彭舉每爲予作畫輒多人外之致此
尤幽澹蕭遠癸丑金銘與予并晤都中向予
索此幅予捐以與之金銘慕彭舉不得見與
予見而輒易別見彭舉畫及予姓字與予爲
彭舉題此畫者如予兩人日接乎其前也先
師雷何思太史有言人生第一樂是朋友第
二樂是山水朋友則其人也山水則其畫也
金銘之欲有此幅也畫耶人耶金銘索予畫

在燕爲癸丑春予之題成而寄金銘也予在
燕邸金銘在濟陰官邸爲是歲夏六月十二
日也并記其年月地焉

題靈谷遊卷

吳康虞出靈谷卷見示是胡彭舉最得意之
筆蓋壬子夏五月與林茂之胡昌昱譚友夏
同遊各有詩歸而圖之者也予于靈谷五載
之內凡作兩遊一以巴西秋末值我將歸一

以甲寅春初爲今始至暄淒旣異詳略不同
各有一詩紀之聊書於後以當題跋兩遊與
予皆同者獨茂之五弟快皆不與者爲彭舉
昌昱友夏有與有不與者則康虞及商孟和
展畫誦詩雖皆謂之同遊可也

題胡彭舉爲蔡敬夫方伯畫卷

敬夫勤懇人其立身居官是陶士行一流而
於一切韵事如書畫之類獨涉其趣金陵胡

彭舉與今南水部胡公爲至交胡公則敬夫
同里至戚轉乞胡公彭舉之畫自可徒手坐
致乃敬夫必從數千里外裁書贈詩儀物秩
然而後敢乞彭舉畫此敬夫懇處也彭舉感
其意爲作踈林幽岫長卷夫彭舉作畫原以
怡情其與人亦以酬知潤筆二字豈宜以此
待之然彭舉清貧高士吾輩作官寧可專借
交遊顏面欲以空言徒手坐致其所以怡情

酬知之具彼縱不言歎不愧於心乎此非惟
涉趣之不真亦作人取予之苟也吳人王亦
房百穀幼子也嘗爲予言張伯起晚年索其
尊公爲題像贊具錢二伯文取酒曰老友不
當以筆墨事空累之前輩人意思如此

題仙遊潭

此子瞻少年書骨氣全出顏清臣筆反老而
變非若世所傳子瞻書使人望而知其爲子

瞻也使人望而知其爲子瞻者蓋子瞻之一
節而非其全且至者也記中題唐刻天王鬼
神飛仙像而悲其不爲世人之所觀採今此
書已不甚傳楚人令整屋者榻以遺余然則
世間妙跡雖得文人題筆猶有終沒且併其
所題而終不得傳者其得傳者幸也

題焦太史書卷

惺生平不喜無故而求見海內名人蓋以角

由競傲龍門虛慕自是漢末一段浮習師友
不得力處全在於此至秣陵焦弱侯太史猶
欲一見其人已酉惺以計借過秣陵適先生
謝客未遑求見而去甲寅正月以使事舟泊
龍江例不入城予楚人兼之作官不時至南
都而先生亦且老矣不知此生終得見否也
此卷蓋予官京師從友人吳康虞乞書者丁
巳予請假還止寓南都始得見先生蓋先生

七十有八矣其顏面間常有嶽瀆之氣真異人也沐浴經年爲益不少先生亦深加知愛然予未忍乞其片紙禮云老者不以筋骨爲禮夫筆墨關乎精神又何止筋骨而已哉今之求見人而乞其詩文及書者非必能知而賞之也不過曰吾已見其人吾已藏其人詩文及書而已是以齒德人形神供我名根也不亦人已兩失乎夫行卷自未相識前而因

人乞之者難在旣相識後而身自乞之者易吾於先生之書亦保其難者而已矣

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氏李端叔范文

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叅寥諸帖

古人作事不能詣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與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別趣而不必其法之合也寧生而奇勿熟而庸夫若是則亦矣今觀此數帖其人皆不甚有書名

而皆似其人烏呼似曰不同萬曆丙辰八月二十六日舟發潞河感茂之此卷跋之

題所書再至金陵詩與茂之於烏絲箋

冊後

李長蘅遺予烏絲箋一百張皆手自界畫者非惟公緻亦朋友心力所存交情之所存也用之一年幾盡僅餘此數幅不忍妄用之書所作再至金陵五言律若干首與茂之藏焉

庶不虛此紙耳其攝山諸作及舟中鵲巢賦等篇皆與茂之同作者別書有宋紙卷此未之與也萬曆甲寅春二月惺識於繡溪舟中書茂之所藏譚二元春五弟快子札各

一道紀事

古今成大事其寄跡微陋事成之後有不可告人且不欲人之告于我者非獨王侯將相書畫詩文莫不皆然特其業成之後人皆見

其盛事絕然而此一段遂不能傳於後耳予
有五弟快慧而朴重幼以無母失舉卽家人
亦不以文事望之記甲辰十月譚友夏過予
日爲客作書予弟從旁凝視頗篤友夏察其
意之近于書也書古詩十九首使之影摹輒
肖當其時友夏書法不如今日遠甚而已儼
然弟師居之不疑矣後友夏精力詩文不甚
厝意於書而吾弟以數載專愚服習奪巧卽

不知於古人何如知友夏之自謂青不如藍
久矣今有譚及吾弟學友夏書者吾弟不慙
而友夏反不免於慙如淮陰封王後客有對
漂母談其飯王孫事者信不諱而漂母反爲
之諱耳今觀此二札雖皆兩人得意之筆然
青與藍亦自易辨吾弟畫手入妙曾師茂之
而茂之今似避席然吾與友夏詩文世非無
師之者而吾兩人自若師吾兩人者亦自若

友夏之精力詩文而於書法似不免中怠有
意耳故曰其術不可不慎也時萬曆丙辰秋
七月二十日鍾惺識于燕邸

題茂之所藏宋榻黃庭後

古法書無論墨跡卽真正舊榻皆有一段渾
淪元氣難入手處予幼苦於書幾不成字稍
借黃庭楷本近人者學焉伏習未久欣欣若
有所入自以爲庶幾得之今四十矣見茂之
此本使人學書之意頽然欲廢此遠近難易
之分也時萬曆四十二年正月晦日惺識於
濡須舟中

題五弟快爲予書遊牛首古詩三首與

茂之後

魏文帝見曹洪晟知其爲陳孔璋筆與書嘲
之洪荅書置辯仍出陳手未數行便云欲令
陳琳作報琳頃多事故自竭老夫之思予每

讀至此輒大笑腹痛不能終篇予性不耐臨
池每有篇章恒遣第五弟代書而不掩爲已
有頗覺真率已酉三月二十八日過茂之出
天關三詩相示茂之極喜乞書狹幅張之齋
壁次日歸命少弟書之書罷手題此聊以自
首云爾

書所作中元三疏卷後

予自作三疏而不能讀況書以示人乎茂之
愛其聲情沉切可通九幽忍痛書之仍屬勿
置案頭令予再見也

跋先師雷何思太史書卷

雷先生書從膽識出其落筆停筆具見豪傑
之氣非書家比也惺與先生分義如此而生
前自手札數通外不得其半紙意以爲後此
得先生書非難辛亥惺使蜀將訪先生里第
且齋佳紙數通以往而先三日先生捐館矣

異人筆墨得之有命雖弟子不能強之師况
其他乎此紙蓋庚戌六月先生將出都予爲
林茂之乞書者也書成于同年中有極好先
生書者從茂之手攫得之茂之窮予爲賺而
還焉向使予以自爲計者爲茂之計則茂之
亦安得有此書也丁巳寓白門偶過茂之值
其他出從架上抽得此感而識其本末

跋袁中郎書

詩文取法古人凡古人詩文流傳於鈔寫刻
印者皆古人精神所寄也至於書欲法古則
非墨蹟舊榻古人精神不在焉今墨蹟舊榻
存者有幾因思高趣人往往以意作書不復
法古以無古可法耳無古可法故不若直寫
高趣人之意猶愈於法古之僞者余請以袁
中郎之書實之夫世間技藝不一從器具出
者有巧拙從筆墨出者有雅俗巧拙可強雅

俗不可強也中郎沒才十餘年其書又不工
今展卷深思若千百年古物乍見於世是何
故請與書家參之

書宋板世說新語

余老於讀書而家不畜古善本非惟力不能
購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一古善本價可飽貧
士數家吾其敢破之哉不敢破因是以不敢
讀吾懼其以不敢破之故廢吾讀也故寧勿

畜之雖然世之不讀書者其中決不愛且敬
今見新安程伸之所購宋板世說新語曾未
讀而愛敬之心從紙墨生以此書筆舌輕滑
對之如典謨然夫如是則亦不患無讀之之
道矣安在古善本之能廢吾讀也吾力不能
購姑以此自解耳然宋板書紙墨亦不必盡
妙未有淵靜貞妍如此者又聞王弼州宋板
漢書今亦在新安某家嗚呼人何可以無力

題祖像碑記後

盜業與殺淫等不與而取假而不歸充類皆盜此祖像缺失之因也其始借臨或供或施豈皆有盜心哉愛而欲有之以至於此守舌弱求不敢拒還不致詰彼此因循無盜心而有盜業實可憐愍聞大司寇陸公光祖官南都時每一借臨解帶爲質一曹郎爲蜀人携數軸歸多年矣公馳使至其家取還今尚郎

和修其一也豈獨護法保持蓋不忍使人以供且施之故流入盜業而拔之此其念何如哉惺旣刻其始末於石命守者揚之有借臨者隨與一紙雖求不拒還不詰可也

題邢子愿黃平倩手書

微獨書凡夫操之一人而能爲可久者其精神學問必有一段不敢苟不肯輕爲同者也嘗見前輩不必盡學書至有文章名天下而

作字不能成形者有一人爲之則遂入古人
之室何者皆不爲而爲之自一人則受命獨
用志一其所以可久之道常鬱鬱然森森然
立于筆墨之中而遊乎其外不息則久誠之
所爲也觀秦京所藏邢子愿黃平倩二公札
悟此理焉今遍地皆書家而古人書法已亡
無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學問四字
而茫然不能應吾有以知其爲苟道也古書

家斯邕鍾王其人皆北產不在江南今言書
必稱江南以江南人遍地皆書也試叩之以
精神學問應者幾人哉乃齊得一人焉卽爲
子愿蜀得一人焉卽爲平倩齊與蜀固不必
夫人而爲書也受命獨則人不能同用志一
則我不敢苟雖欲不久而不可得也誠之所
爲也

題貝葉畫

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
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
而無失故可念也物無堅脆以所託爲壽天
此爲上海朱氏家藏留玩累日題而歸之

跋黃大癡畫

今年春胡元振携一小幅畫見示以爲元人
筆視其題款曰天鵬爲悅道寫天鵬不知何
許人印曰施翥私印天鵬蓋翥字也余購得

之謂天鵬爲元人與否不可知其爲黃大癡
以後之人之筆無疑矣何以知之其筆體思
韻妙得大癡之微又以知今之學大癡畫者
皆未見大癡畫者也無何乃於人家見大癡
一小幅與天鵬畫紙既不殊其尺度亦復無
爽位置點染內師友淵源居然可想余又購
得之其題款亦曰大癡爲悅道寫天鵬時代
乃因大癡得之彼悅道者其人蓋鑑藏家然

此一畫不知何時別悅道他往往更幾地幾人而同時入余手其分合因緣有不可思議者欣慨之餘為記其事

隱秀軒文餘集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夏梅說

隱秀軒文成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說一

畫龍說贈王生南游

邑王生畫龍戊申春持友人手札覓作南

中貴人書為南游資糧而以所作畫龍一幅

餉余客戲語余曰生其以子畏真龍故持其

說一

畫者示子耳予謂好畫龍亦復不易昔張僧
繇畫龍不點睛或令點之疾雷破壁飛去使
葉公見此能無反走邪南中八矜尚書畫工
者價或等於詩文且畫之用或不減于真甚
且過之今夫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竹一禽
一魚一蟲以至竹籬茅舍斷橋塢垣草衣芒
躡人見其真者如未之或見也一入名手點
染好事者卽成佳觀以此知真者細入畫則
重真者恒入畫則奇真者近入畫則遠子第
工真畫者何必真卽如今人作詩文自詫名
家其遠神遠體時似恒似寧渠能起古人而
肉朽骨使之言笑步趨余以爲人巧之極錯
以天工不過如顧陸寫生止耳由此觀之世
固鮮有真者皆畫之類也子第工其畫者何
必真也

夏梅說

梅之冷易知也然亦有極熱之候冬春冰雪
繁花粲粲雅俗爭赴此其極熱時也三四五
月纍纍其實和風甘雨之所加而梅始冷矣
花實俱往時維朱夏葉幹相守與烈日爭而
梅之冷極矣故夫看梅與詠梅者未有於無
花之時者也張謂官舍早梅詩所詠者花之
終實之始也詠梅而及於實斯已難矣况葉
乎梅至於葉而過時久矣廷尉董崇相官南

都在告有夏梅詩始及於葉何者含葉無所
爲夏梅也予爲梅感此誼屬同志者和焉而
爲圖卷以贈之夫世固有處極冷之時之地
而名實之權在焉巧者乘間赴之有名實之
得而又無赴熱之譏此趨梅於冬春冰雪者
之人也乃真附熱者也荀真爲熱之所在雖
與地之極冷而有所必辯焉此詠夏梅意也

隱秀軒文成集

入冊或與... 必欲... 必欲... 必欲...

隱秀軒文成集目錄

辨一

李長吉詩辨

隱居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闕

辨一

李長吉詩辨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

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
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堰
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
失寸心知況如賀等者皆於心的有所據而
於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於心有所據而於
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
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
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
所不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
投賀詩與恨其投者其爲庸人無識則同要
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首
傳於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
之所爲也若長吉者已所不欲有雖舉世之
所欲其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隱秀軒文歲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書事一

書放鹿事

紀夢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書事一

書放鹿事

家畜一鹿醫云可用合藥或曰此山麋也無益予亦不忍誓不殺芻粟之者數月肥且馴矣將之都慮其失養也命童子放之野又懼

其復爲人所得擇山中去家三十里者放焉
始驅之去不肯去途中眠而起起而眠者無
數至山中命驚驅之令疾走度不及者久之
乃已其夕童子止宿村舍明日將反命則向
者所放之鹿在其前焉尾童子之後也以歸
鍾子曰予於放鹿事惕然悟感應之幾焉蓋
鹿之還也生於放也夫其畜於家也食其食
安其處可以不求放可以不求放而必欲放

焉者知其將殺已也人之能爲放已者必不
不能爲殺已者也如知其必不已殺而又食
其食安其處無自養之勞無索羣之苦則亦
何必求放焉集頽之鷗狎而復驚之生而之
殺也入山之鹿去而復還之殺而之生也生
殺之念轉於中而去還之變應於物感應之
幾豈不微乎顯乎然子入都終慮其失養也
將必求一必不殺者而與之是子所以放之

之意也

紀夢

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廿一日之夜宿葉縣
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
十四五冠衣質而不敝獸不襪耳予步送之
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
年曰癸卯巳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
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於是予覺有

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
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及問其人遂
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
與之遊而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
耳予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
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
偉何人皆不及答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
則候人傳呼達於寢矣憶戊申歲十月十七

八日爲亡友魏太易作墓誌銘成越二十八日之夕夢予處泉寺中若京山觀音巖者太易緩步從甬道入徑就予揖謝作志銘夢中予知其已死也因謂予曰吾死時甚無所苦予曰子見譚友夏爲子所作傳乎答曰譚作尚未寄到蓋譚作傳爲二十四五日事俱用太易遺命爲之噫文之達於幽其期之先後與作者遲速相應計此世界去冥途亦非五六日所能至也才鬼之靈而篤如此

隱秀軒文律集

隱秀軒文集目錄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
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
語也頃之子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

爲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
其姓乃曰鍾氏爲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
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爲新安吳康虞
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
僧無息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辰鍾
驚惺河山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迷
人與予姓名點畫波撇絲毫不差蓋鐘鼓之
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或告之矣相與驚

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一卷孟和
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而
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
巖以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
明月臺白鹿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
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拈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
寄不付靡去不辭三負通二舍宅他之僉云
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
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燼一駁鈍師厥有慙公
名慙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
遁盡歸冤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
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
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喝謗然實悲其燈
之不傳也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
虞居士轉致澹居慙山二道人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限悲歡在此一滴解
瓔共誠猷珠同疾

隱秀軒文集

內人與丸...

...

...

...

...

...

隱秀軒文集目錄

頌一

歌口施食頌

隱秀軒文調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閔

頌一

頌一
談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普
薩現鬼身宛轉乞法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
益我觀面然真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

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觀飢民賑助權力須
國王投誠叩闔不易達適值阿難大弟子破
顛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如國醫
挾秘方不覩竒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
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
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為佛心之所
許佛蓄良藥候因緣是以當機卽施付在在
世世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燄同罹

露汁面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
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為如來
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
然此面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面
然真菩薩卽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真燄
口焦面亦非觀世音

隱秀軒文調集

謝太傅文臨表

謝太傅文臨表

謝太傅文臨表

謝太傅文臨表

隱秀軒文集目錄

贊一

郭建初像贊

謝在杭像贊

葉太公像贊

崔徵仲像贊

吳康虞像贊

王永啓像贊

自題小像

沈全吾大叅像贊

徐生像贊

蘇弘家中丞像贊

畫靈壁石贊

鄒公履像贊

隱秀軒文陽集

竟陵鍾小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爾若撰

贊一

郭建初像贊

淳去匪癘戰勝匪腴為俠為儒將安居問翁

不語請示阿堵

謝在杭像贊

贊一

隱秀軒文集卷之四
木百十
文豈必弱清豈必約夫是故墮焉寬博圖書
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
駭爾碩視于欲笑鬚眉領諾彼變彼姝誰貌
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葉太公像贊

交翁子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異神所
同豐下有後子貴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
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牀永思言貌我

用憂之恐其太肖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子來燕旣見止共長安數見
難披子像意亦歡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子
還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袖而棕
其履也而今笠矣袖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

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履也子見
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王永啟像贊

王永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蓋六七年前
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
於是與永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
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
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
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
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顏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
欲以此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
者胡子也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視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沈全吾大叅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煙日潤之不輟其芳骨巖

巖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嗚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客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嚴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觀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嚴之旨兀然獨坐察其目意所關常

在先生之動止嗚呼先生之不能一日無徐
子也意蓋以此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溫耶日擊之斯須而
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益惺之去公
逝者目也去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
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章晦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于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
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觀此
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
曲獨吾以于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
容吾以此愧夫晦叔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往聽
於無聲天際之想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夫世所謂美文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為美則世所謂美文
夫者支離焦僂而已嗚呼彼是因彼

隱秀軒文陽集

隱秀軒文雲集目錄

銘一

扇篋銘

竹鎖銘 并序

鐵鉢銘

開天容墨銘

瘦鉢銘

夢中硯銘

隱秀軒文集

竟陵鍾 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閣

銘一

扇篋銘

藏汝逸汝汝日棄捐吾烏見夫僕僕懷袖者
之能終其天年哉

竹鎖銘 并引

銘一

木真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
之子畜其一銘曰

綠兮猗威兮蕤華兮皖鑰兮管如冠斯籥籥
敢勿諾

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視體審閉啟脆乃生愛後
金剛壞

鎮江鎮工某不葷冶鍊爲鉢不貳價價
則飯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王黑四際以鍊寫之蓋此意潤州古
塔矧厥類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鍛價不

貳北固衛公鍊塔今猶在
用月支王建塔供鉢事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煙生古香光匪白闇匪
黑彼蒼蒼其正色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
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豎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閣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

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為伯
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隱秀軒文雲集

隱刃車文身集

隱刃車文身集

水旦

隱刃車文身集

隱刃車文身集

隱刃車文身集

3